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審格原評

一

W489
34
92W53224

W489
34

唐宋八家文讀本

光緒戊寅七月沈文熒篆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4.10.-9
92W53224

W489
34

唐宋八家文讀本

光緒戊寅七月沈文熒篆

帝國圖書館
4.10.-9

32W53224

東京龍影堂竹原鏤刻

沈確士先生所選唐宋八家文流傳東國徂徠山陽諸儒為之評近學按既開盛行於時江戸之士請敘其簡端夫聖人之道自格致誠正至脩齊治平内根于心意外發於言行然而道非文不著故孔子之教

沈確士先生所選唐宋八家文流傳東國徂徠山陽諸儒為之評近學校既開盛行於時江戶之士請敘其簡端夫聖人之道自格致誠正至脩齊治平內根于心意外發於言行然而道非文不著故孔子之教

門人先孝弟而後學文及論四教、則文冠行忠信之首於戲文以載道其用閎矣上古之文渾噩精奇中古之文汪洋廣大然其所以能致此者根柢學術原本經籍故發為文章譬如日星河嶽光燿氣象亘

古不可磨滅唐宋以還昌黎其較著者也後學不達離道言文則其識不免於卑靡其語不免於詖遁而文亦鄙薄不足觀矣方今東方人文蔚起有志於學其取是選以為童蒙之軌範也固宜由是而研

究四書六經以求聖人之道則用之政治可以致君堯舜退而為文亦必高深爾雅足以為維新之盛事余雖實使亦有厚望焉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秋七月嶺南

何如璋序於芝山使館

大清欽差全權公使大臣二品頂戴翰林院侍講何如璋

點注 唐宋八家文讀本序

事業文章一以貫之唐宋八大家皆然按韓為監察御史時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憲宗將平蔡御史中丞裴度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韓為中書舍人亦言淮西必敗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行軍司馬韓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恊力淮西平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韓上表極諫憲宗大

怒貶潮州刺史移袁州有政績鎮州亂殺田弘正
而立王廷湊韓爲兵部侍郎詔韓行宣撫衆皆
危之穆宗亦詔無必入韓遂疾驅入以言語屈廷湊
使息叛謀天子悅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其灼〻大節有如此者按柳貞元時爲監察御史
裏行善王叔文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
文敗貶邵州刺史元和時徙柳州設方計贖奴
婢其爲政仁矣柳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

廢遂不振蓋命之窮也非其才之罪也按歐
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
校勘及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
言歐遺書責之坐論夷陵令仁宗用天下名士
召歐知諫院未幾拜右正言知制誥會保州兵叛
歐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後爲翰林學士判太常
寺復爲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未幾參知政事
最後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歐立朝讜直不

回身任衆怨。屢困躓而不改其操。學者求見與
語。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此足見其志之所存矣。按三蘇
獨老泉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除此
外無事可見。然志存經綸。念切民物。非徒弄
筆翰者比也。子瞻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
愛君為本。挺挺大節。每為小人所忌惡。知杭
州時。饑疫並作。治治有法。浚二河。完六井。築

湖堤。民多便之。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
子由始官屬三司條例。爭青苗法。元祐時歷右
司諫。起居郎。舍人。戶部侍郎等官。代子瞻為翰
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
會調停之說起。子由上疏斥其非。遂已。為門下侍
郎時。西邊騷然。子由極論帥臣生事用兵非直。
後蔡京當國。致仕不復與人相見。以至于歿。生
平愛君知無不言。酷肖其兄。按曾經太平司

法參軍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轉知齊州。徙襄及洪州加直龍圖知福州。後徙明亳滄三州。皆有政績。饑歲諭富人出羅貸民種糧。隨秋賦納。為洪州時。王師萬人征安南。先期區畫供頓。迄過。市里不知。官至中書舍人而卒。其政事之才。豈多讓文章哉。按王仕至宰輔。行新法以是毒天下。然此非獨王之罪。當時激成之者。亦不得不分任其咎。要之王亦一代人豪。非區區文墨之士也。由是觀之。文章事業。曷嘗有二致哉。若夫論八家之外。漢則晁錯賈誼。唐則魏徵陸贄。宋則韓范司馬。明則劉基王伯安。其最表表者也。後之學文者。苟能於是致思。則庶乎其不誤于所嚮矣。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刻成。因序以是言。

明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江戸　敬宇中邨正直撰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謭陋少時誦習秖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爲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爲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

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為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為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鶩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焉將恢怪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峭遒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横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轥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鞹者吾未見獸皮之鞹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

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凡例十則

一昌黎出入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為文字中興。維時雄深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盧陵得力昌黎。上窺孟子。老泉之才。橫矯如龍蛇。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潁濱渟蓄淵涵。南豐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山之文。純粹狠戾互見。芟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并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方。不膚泛。

一賦為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為韻語。則與散體文自別。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茲仍舍旃。論體裁也。

一是編為初學讀本。故緊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上書表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采擇

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 文中事有關係者。毎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為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稗官野乘。不敢泛入。

一 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窺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一為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且恐覼縷紛紜。轉岐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 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容誇多鬭靡也。至於徵引典故。語屬艱深。及關切時事。有待考核

者。亦注釋一二。若人人意中語。胥從闕如。

一 文不嫌於熟。然太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序之類。廬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陽書。後二次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推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

一 字有四聲。初學誤讀者多矣。茲按其平上去入。加一小圈。閱時心目了然。此為黃小計也。若大雅君子。亦何需乎此。

一 八家文中相沿譌字譌音。習而不察。如中興之誤中與。蒼黃之誤倉皇。疑丞之誤凝丞。閤下之誤閣下。孤負之誤辜負。刺刺（從朿音七）不能休。誤為剌剌（從朿音辣）。汩汩（從曰音聿）然來矣。誤為汨汨（從日音骨）。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已於本

文中更定注明。復滙錄於此。學者及求其元本思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爲少時所讀。隨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攜之京師。又增八卷。評點略有更易。乾隆己未。復之京師。又刪去二卷。己巳歸吳。顧子祿百見之。謂是書簡而明。可以問世。惜乎鋟版多費。未能也。與陸太守閒亭商之。閒亭捐貲力任其事。十閱月告成。中間斟酌參訂。兩君爲將伯之助云。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目録

韓 愈退之

卷一

原道　原性

原人　原鬼

原毀　對禹問

伯夷頌　師說

讀荀子　雜說一

雜說四　獲麟解

進學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卷二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爲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停舉選狀
復讐狀　禘祫議
爭臣論　諱辯
張中丞傳後序　釋言
卷三
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元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與衛中行書　答崔立之書
與崔群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答呂毉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四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送殷員外序　送區册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塤序　送王秀才序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皡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鄆州谿堂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卷五
河南府同官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圬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黄陵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曹成王碑　烏氏廟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中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祭馬僕射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箕子碑　封建論
劔門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卷八

送澥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永州新堂記

卷九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渇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山水近始可遊者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唐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朋黨論

縱囚論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充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內制集序　刪正黃庭經序
集古録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卷十二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偃虹隄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王彦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記舊本韓文後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覇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黄夢升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禮樂志論　食貨志論
藝文志論　伶官傳叙論
宦官傳論　周臣列傳贊
一行傳叙論　唐六臣傳後論

蘇
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上歐陽内翰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禮論
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卷十六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六國論
高帝　明論

諫論上　諫論下
嚳妃論　管仲論
辨姦論
卷十七
審勢　審敵
任相　御將
養才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仲兄字文甫説
名二子説

蘇軾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到黄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到昌化軍謝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卷二十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旣醉備五福論　伊尹論
論周東遷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論　范文子論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芰論　論商鞅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卷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敦教化
教戰守　蓄材用
倡勇敢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答李端叔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公擇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鼂君成詩集序
韓魏公醉白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巻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温公神道碑　日喩
稼説送張琥　剛説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呉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方山子傳
亡妻王氏墓志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

轍子由

巻二十五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隋論　唐論
巻二十六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民政策二　元祐會計録序
古今家誡序　齊州閔子廟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曾鞏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福州上執政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孫司封書
戰國策目録序　列女傳目録序
陳書目録序　禮閣新儀目録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宜黃縣學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思政堂記
墨池記　道山亭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書魏鄭公傳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進戒疏
原過　性情

巻三十

周公論　禮論
莊周論上　上田正言第一書
答韶州張殿臣書　與趙卨書
周禮義序　慈谿縣學記
桂州新城記　芝閣記
遊褒禪山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讀孟嘗君傳　讀孔子世家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傷仲永

和田藏書

物徂徠云、韓文至者、九文之法皆具于此、賴山陽云、首段是釋仁義道德名義、非闢老子也、昔人不言及此、故埋没一篇好文法、

徂徠云、單提道德、而仁義帶説、

又云、忽生譬諭、忙中有閒、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巻一

韓　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沈確士云、黃老盛於西漢、佛始於東漢、此參錯言之

呉楚材云、揚墨佛老、雖竝點、只重佛老一邊

林西仲云、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右緊、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衰

過商候云、前後皆用、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擧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古今相比、

浦二田云、此段推極其害、

確士云、此段本並耕章、當堯之時數節、好辯章水逆行數節、老泉長江大河、渟灦流轉、於此等文見之、

齋藤鑿江云、此間排叙起提兩事、併寫結攝兩事、分寫俱是虛筆、中間其實事十四箇、或一事分句、或兩事合句、或單字寫疊字寫、併起結俱十六件、分叙悉用爲之二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字、為之二字疊用單
用九十七、就中又分
四樣叙法第一樣冒
用然後二字、九四件、
第二樣添用以字、九
八件、第三樣冒用也
字、九二件、第四樣冒
用而字、九二件、其他
字句有長短而頓挫
節奏之宜、讀者不覺
其變、不厭其冗、韓公
以後未有此手也
山陽云、八代之衰、皆
使句短長齊、而虚字
却異、韓公看破病根、
故句長短參差不齊、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
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
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
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

而用一樣虛字貫之、
是一代得力處、
山陽云、有聖人者立、
此指堯舜以上、故此
處與禹湯以後、伏後
段傳授之案、
楚材云、著此感慨一
段、味便深長、文便鼓
宕、
中井履軒云、此是老
子之言、而莊子之意
矣、非佛者、
蠻江云、將以有為也
五字、自然回照上節
所言古之聖人所為
十七為之二字、筆力

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
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
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
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
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
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

千鈞看来此是此一段字眼、
呂晩村云、此段言尊其教者、
山陽云、血脉自君出令云云来、是灰線草蛇法也、詩二語逼出先王之教四字巧、
謝疊山云、此一轉妙、
山陽云、此段如大將麾陣萃聚一處、又如演劇末齡生日浄丑會合一處、福善禍惡、件々結局、作大文字者、不可不念此手法、
疊山云、連下九个其字、變化六様句法、與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自此以下將前文一齊收拾）（所謂大海廻風生紫瀾也）（對怪誕言）（爲作治字解）

前章爲之字相應、此是章法、
西仲云、以之爲人云云、隱隱見博愛之仁、又云、以之爲心則和而云云、隱隱見行而宜之義、
山陽云、所謂天下之公言、
茅鹿門云、道字包德字、
徂徠云、一篇將畢、故用四以之字、二則字、二焉而字、句法典甚、變化漸就平坦、以收拾上文奔馬之勢、提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與然而無）（有乎隔則亦無）（有乎隔洞意）（語本禮運）（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歐公本論之祖）

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

道字以顧題

疊山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是斡轉、如何收拾結得

山陽云、鰥寡孤獨、有此句、正是實落處置、文氣亦孎孎不盡、

楚材云、兩可字呼應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

鹿門云、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韓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一下打破、今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晚村云、欲原道、必先闢佛老、此是韓子之學根本、孟子其闢之也、以怪字為眼、怪字亦從孟子反經意生出、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

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檃括、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為無為、以有為為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為為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為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為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

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斅棄為生民之害、以訊其末、却暗藏樞軸于中間、此等處極不易識、原道之文極正、亦極變極濶大、亦極細密、讀者不可一字蹉過、 山陽云、韓公此篇、自學庸取法來、而雜以莊子應帝王、此著書詔後之體也、

山陽云、五原一時之作、然原道之外、槩不足觀、此撰呆然列舉、豈撰云乎哉、

蔣楚犀云、先自立其說、已鑿鑿可據、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起手亦単刀直入法、與原道篇同）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一者信、信即誠、存誠而四端立矣）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楚遲云、一語束上、而意已自足、

又云、性品情品二段、於荀楊時近之、乃獨與孟夫子、稱敵國耳、此退之學之未醇處

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山陽云、平叙無他奇、不類韓公他作奇奇怪怪、

春山云、鯀之禹、本作禹之鯀、今依蔣本韓文改之、

楚遲云、退之性有三品之説、原本孔子不移一語、然孔子之謂不移、止論人品、其意亦在可移上、是不可以槩言其性、故昔人云、退之原道大抵原教、原性大抵原情、信然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奸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

朱晦菴云、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説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

何晦夫云、此篇專論人者為夷狄禽獸之主。當有一視同仁之心。収拾皆在末二句。

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孟子云性善。以本然之理言也。韓子三品之説。以雜乎氣質言也。本孔子性相近二章而推勘之。至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理倍足。論倍圓矣。直舉直劈。老幹無枝。有壁立千仞之槩。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前面説天地説人、亦本原之論、故名原人。

山陽云、起手平平、忽一蹶、乃着精神。後又以平平演説出。無此一問答、通体不足聳人觀聽。

釋大典云、上無則字、而此有之不苟。

又云、以下始入正議論。一故字可着眼。

山陽云、以三主字成議論。末須主宗短句結束、可悟頓挫法。

大典云、以聖道之要結之。二句充用意題。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主意在此二語

上闌中庸下包西銘。五原中奇而法者。東坡駁一視同仁為近於墨氏。其論甚辯。然一視而同仁體也。即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篤近而舉遠用也。即

意始全

又云一篇不足二百字而円轉條達無缺無餘可謂完璧矣

山陽云本欲辨物怪鬼神之異以解愚民之惑却如是着筆所謂人自屋中去吾從天外來者可悟作文奇九之所分

又云通篇數段皆以三疊法以其有頓挫讀者不覺其抜耳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本無罅隙可攻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

春山云既盡也

黄氏日抄云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也其説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弊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俟公之原也

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無形與聲鬼神之常此中庸所言鬼神也憑於物而爲形聲鬼神之變此左氏所言鬼神也篇中説

楚材云、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晩村云、篇中人己字着眼、二田云開手便是原字、欲原毀之根、先揭古君子、原出無毀之根、高候云重周輕約詳廉怠忌此八字乃一篇眼目、篇中議論皆

得周密可以知鬼神之情狀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從八字衍出、唐荊川云只轉説一遍、更見精神、確士云二段似時文二股、連下今之君子二段看、又是二大股、楚材云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是賓、二田云轉落今之君子、正原出毀之根、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楚材云、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亦只就能善二字、翻弄成文妙、
二田云、已上古今平列、此忽拖一尾、不自尊即是怠、尤病根之根、
晩村云、以下方是原毀入題、
楚材云、良士一段、是主中之賓、
又云、非良士一段、是主中之主、
商侯云、連用數不然字、曲盡人情、
唐介軒云、是故二句、收出一篇大意、
晩村云、二語是作文之柄、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身謂以庸陋自待也、不字非衍文、乃進一層意）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唯怠故忌、天下無怠而不忌者）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以下但須忌一層）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説於言、懦者必説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猶行也）（明顯）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説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為君相言之、現如此、聽言可以用以理國之矣）

此即後代對偶排比之祖也、於韓文中為降格、而賓主開合、荊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

對禹問

疊山云、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它人之言辭、摸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作論、
儲同人云、長排亦唐人常調、謂公淑者非也、公特氣高出耳、五原當以此為殿、但清快利舉業、吾嘗試之、以下最刻盡玲瓏

楚逕云、禹傳天下於子、孟子言之甚詳、大抵孟子主天命而言之、退之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山陽云、余每疑孟子之稱堯舜處有過當者、大抵堯舜禪代、非如後世所稱述、必有緣故、堯無肖子、而有肖婿、愛婿猶愛子、故傳天下耳、戰國游士、誇談詭説、成不近人情之論、遂致子之子噲之禍、雖孟子不免時習、韓公此論差為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有傳賢傳子不同然皆爲民起見）曰然則堯舜何以不（雖）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

不潤事情矣
山陽云、一篇皆雙縮、至末尾單行一結、乃成文字、
鹿門云、到末又作一難解、實借主作掉尾耳、
山陽云、尊孟而不倭於孟、所以為韓退之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傳子雖不賢尚非大惡亦）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何免於爭亂以前定故也）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説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傳子自是常法。堯舜傳賢、適遇同時有舜禹耳。若漫云禪授而不得聖人、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文胎源孟子、而議論尤爲周密

山陽云、韓公一代作文淵、家其有大益於世敎、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春山云、快筆

甘白云、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周軍門、膝行而前以告、武王釈復其位、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彌拓語文氣暗足)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山陽云、再以今人形之、無此一節、不成文字、可見養局法、又可見反振法、

又云、結處十五字、如秋霜烈日、此一篇主意、却置之散場後、出人意外、極正大之論、極奇變之文、

春山云、安石作伯夷論、駁馬遷及退之之論、意曲逆、足觀安石之為人、沈氏之言當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言彼自是諸正其胸無特識而苟且從俗世)(彼因人)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得此掉尾通體有力)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賈充褚淵、

徂徠云、此與獲麟解雜説類、皆退之善用短處、鴨脚不可續、
二田云、必有師三字、管通篇、最重、接句對下、假説年位、伏根、非提綱例、
長野豐山云、固字粘上前字、亦字粘上固字、
山陽云、吾師道也一句、牽上搭下、最妙、

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顚倒耶。

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楚材云、忽作歎、若承若起、佳甚、
豐山云、已上言師道不行于今、所以其學不及古人、恥字是今人一生病痛、
又云、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
豐山云、公神明於雙法、此小學大遺、與上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之句、皆奇絶妙絶、不啻後人不能之、求之周秦古文、亦不易得也、
山陽云、羣聚笑之、問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之則曰、此等處要看、其描寫生動、文中當必有此等着色處、
二田云、以聖無常師、証必有師、
徂徠云、先後應前、再拈道業二字終焉、
山陽云、起處委曲詳盡、故結處唯一兩句便止、此文章繁簡互用法也、
同人云、題易迂、就淺近處指點、乃無一點迂氣、會王理學文似未解、此有起有束、中間比類相形、議論明切、

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漢人經學之傳。宋人理學之傳。維其授受各有淵源也。唐人獨恥相師。故昌黎切直言之。柳子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愈見

山陽云、揚雄陋儒、其文亦模擬之祖、韓公每每稱之、至比之孟荀、殆不可曉、
楚遷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孔子、謂子思孟軻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性悪篇、人之性悪、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拗悖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山陽云、孟氏醇乎醇者也、荀氏大醇而大疵、至於揚不醇不疵、不足言也。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荀揚大醇亦謂戰國時著書者言）

伊川程子云、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戰國時著書能明王道者、孟子外惟荀子一人。中間性惡篇顯與吾道相悖、餘可議者實尠也。昌黎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不没其醇、不掩其疵、是何等識力。○近日靈皐方氏刪荀管二子。荀子倶近於醇、可云成韓公之志矣。

介軒云、咫尺間有千仞之勢。楚材云、一節言龍之靈、輕下急轉。又云、二節言雲之靈重。山陽云、若龍之靈、復一靈字、歸重於龍、文字亦不合掌、尤妙。又云、易曰雲從龍、此句是昌黎作此文根本、却於最尾出之、妙。晩村云、軌範謂龍喩聖君、雲喩賢臣、固是、然此篇是比體、凡世間體用感應之理、無

雜説一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青霄也）薄日月、伏光景、（晷也）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見雲之靈）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龍能使雲靈、實自神其靈）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仍歸重龍上）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菴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爲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不可通、二田云、神注憑依似有待于彼者、掉尾一語兠回峻絶　楚材云、婉委曲折、作六節轉換、一句一轉、一轉一意、若無而又有、若絶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　山陽云、此與下篇、皆韓文之至者、此以奇幻、下篇以宕逸、並為獨造之技

二田云、馬之伯樂、猶龍之雲、亦所憑也、不常有轉出、捷領出感慨、

山陽云、雲固不靈於龍、龍乗此氣、有千里馬、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之項針回環、千古定法、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毎下一轉令人駭絶、

雜說四

提二句以下、及說到底、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東藍田云、其能之能、皆材能之能、

履軒云、飽下試添一則字、即得正意、是六字為一句、非兩項對說、

山陽云、馬也字作邪為是

疊山云、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　顧廻瀾云、是一篇借喩格、絡語詠嘆含畜、使柳子作此、耑未免露出正意、觀梓人橐駝二傳、可見矣　山陽云、龍說於最尾點題、馬說於最初點題、可見文法變化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宕滌作歸）其真不知馬也、

寥寥短章、寫盡庸耳俗目、○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楚材云、先立一句靈字、伏德字。
呂東萊云、婦人小子皆知、此照昭處。
祖徠云、第一節揚。
晩村云、第二段圓轉。
祖徠云、第二節抑。
大典云、實踏襲老子傳之語、而一段斬新、不見痕跡、方是昌黎能手。
呂雅山云、作文大抵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之、退之最得此法。
祖徠云、第三節揚、添出字。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文家馳驟法）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句法變化）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主意）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邊、見有德而非時者、倶近不祥。孔孟以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詭幻。

晩村云、第四段方轉。
徂徠云、第四節抑。
錢豊寰云、由祥説歸不祥、由不祥説歸祥、由不祥又説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金聖歎云、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再一反、毎段又自作曲折。
山陽云、龍説千里馬説、與此篇皆要見其語勢一順一倒處、此文字流動圓活之所由也。
山陽云、刮垢磨光等字面、是韓公口吻。

進學解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公復降博士）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晩村云、因業患不能精四句、遂生辨難、
西仲云、此段是進學本旨、
藍田云、公字叶韻、
西仲云、有年二字、隱見久不得遷之意、亦非閒話、
疊山云、以上稱其勤于已業、
又云、以上稱其勞於衛道、
確士云、六經左國史漢、不獨意到、無不錬字錬句、韓柳文猶多錬者、至宋人純是策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

論氣習時文、非古文矣、宋人中曾南豐間有錬句、
疊山云、以上見稱文章之著見、
續軌範無年字、
商侯云、設爲先生解弟子之言、吁者、歎其不然之詞、
何孟春云、以匠氏醫師引起宰相用人之意、自是正理、有規諷時相意、
相徠云、匠氏醫師是客、宰相是主、

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倶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

西仲云、卒老于行、解上頭童齒豁句、
又云、廢死蘭陵、解上竟死何裨句、
晩村云、引二儒、占地步、
鹿門云、其遇於世何如也、冷語不盡、
鄒東郭云、言二賢不遇、正以自解、
東郭云、見無遑卑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之說、

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解前四段）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補華當路之人）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胸中抑欝支借他人説出而已則心和氣平以解之宜當時宰相讀之旋生悔心改公為史館修撰也按元和六七年宰相為權德輿李絳本有愛才之心故其言易入○多用韻語揚子雲解嘲已然蓋用韻語則鏗鏘作金石聲也

孫盛夫云、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駿馬、大旨出揚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東郭云、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句、全得左氏妙處、初學讀而久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鹿門云、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己、最得體、

山陽云是恐非韓公手筆不知沈叟何意收之

梵遅云南陽公為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塤也貞元六年進士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愛直惜直也張公任其去為張公惜恐天下不能行其道又為天下惜中間并有激厲李生使益堅志節意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